



(上)

水滸傳

(容與堂本)

施耐庵著

岳麓書社

现存最为完善的百回繁本



水浒传

施耐庵／著

陈文新 王同舟／导读 陈卫星／点校

岳麓书社

(上)

前言

前
言

《水浒传》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施耐庵。

施耐庵大约和罗贯中同时，生平不详，相传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或兴化(今属江苏)人，或原籍苏州、后迁淮安。20世纪20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施氏传记材料，但并不可信。“施耐庵”也许是一个笔名。

《水浒传》的故事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事件。《宋史》中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以及其他文献对此略有涉及，仅仅提纲式地交代了宋江事件的始末。但在民间却盛行着各种传说。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著录的“小说”话本名目中，朴刀类有《青面兽》，公案类有《石头孙立》，杆棒类有《花和尚》、《武行者》。这些话本分属于“小说”中的几个支目，可见水浒英雄的故事是分别由不同的说话人创造出来的，它们独立发展，形成若干个彼此之间并不衔接的短篇。到了南宋末年，以《宣和遗事》“梁山泺纪事本末”的产生为标志，水浒故事完成了第一次向长篇的过渡。“本末”依次记叙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私放晁盖、杀阎婆惜、三十六将共反等情节，分五批安排水浒英雄集体上山。元杂剧中也有大量水浒戏。元末明初，施耐庵根据诸种水浒故事创作出了《水浒传》这部名著。

施耐庵创作《水浒传》，在长篇布局方面颇费踌躇。尽管在这之前已有“梁山泺纪事本末”这样以提纲形式出现的长篇布局，但对于在元代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水浒故事却不再适用。《水浒传》不再像“本末”那样以事件为中心线索，而是更多地关注水浒英雄的个人命运，其中的若干重要人物如鲁智深、武松、宋江、林冲等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传记，作者采用“列传”的手法将他们联缀在一起。但同时，施耐庵对事件的关心也并未完全淡漠。这表现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前，已有三打祝家庄等情节；“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后，《水浒传》又集中笔墨写了招安和征方腊，而且再没有出现英雄的个人传记。这样，《水浒传》的结构形式就产生了难以统一的矛盾：在“排座次”之前，它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而这之后却又以“纪事本末”为中心。这一矛盾在《水浒传》版本的演变中表现为两个突出的现象：一是明清之际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删掉招安和征方腊的情节，成为七十回本。由于这一节本保留了以英雄传记为中心的精华部分，结构形式更为统一，因而也最流行。二是梁山好汉受招安以后，明中后期又陆续添进了征辽、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成为所谓“全传”。这样随意添进的情节也同样能使读者接受，在于原本中本来就存在招安——征方腊这条线索，后人不过在这条线索上多串上几个事件而已。而这样一来，《水浒传》结构形式的不统一就更为明显了。

《水浒传》较多地承袭了说话人对社会生活的看法。尽管施耐庵也许更愿意采用正统儒家的观念，但人物、情节既然来自于民间说话，说话人烙印在这些人物、情节上的历史意识就不可避免地进入《水浒传》中，所以，我们看到：《水浒传》以遒劲的笔力展开英雄们被逼上梁山的历史，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社会、人生的真实，但是，翻来覆去写一帮绿林好汉豪迈的业绩，它所展开的现实世界不免简单了一些；清一色的好汉与贪官的对立，也令人难于置信。小说异乎寻常的魅力来自于对豪侠精神的渲染。

春秋战国时代，侠客极受尊重。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专制国家建立，侠客失去了其依托的社会背景。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大抵有三条：或成为武装反抗朝廷的绿林好汉，或沦为地方上恃强凌弱的土豪，或成为朝廷的爪牙。“侠”这一社会阶层，实际上已不存在。但“侠”的精神，却作为一种人生境界进入文学作品。唐诗中的《侠客行》、唐人传奇中的黄衫客等，都已不是生活的写照，而仅仅是一种精神、一种气概。



卷

七



的表达，是一种浪漫情怀和少年壮志的呈现。《水浒传》亦当作如是观。比如，李贽曾称赞“大闹五台山”的鲁智深是真正的佛。确实，鲁智深的狂放不羁的意气，鲁智深的摧枯拉朽的气概，鲁智深的自然纯朴的生命形态，一句话，鲁智深的豪侠精神，对于一个书生来说，不是值得向往的人生境界吗？

《礼记》是儒家的五部经典之一。其《儒行》篇明确地把“侠”作为与“儒”相对立的概念来使用，这很耐人寻味。儒崇尚理性，侠看重感情。“儒”以理性为基点，希望建立规范化的社会秩序，故提倡克制感情的欲望；“侠”从感情出发，热爱无拘无束的快乐生活，甚至不惜破坏社会秩序。因此，“侠”的概念中必然包含了对声色享受的浪漫追求。《水浒传》中的好汉热衷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生活，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传》对好色极为反感。这或许因为，饮酒助长豪气，如鲁智深所说：“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气力。”色却只能消磨豪气，“怜香惜玉”的书生美德与“侠”的雄健粗犷的性情在格调上很难协调。梁山的世界里容不下千娇百媚的女性。所以林冲等人的妻子都被安排了各种理由，不得上山；至于母夜叉与一丈青，则已充分地好汉化、雄性化。

“义气”和“功夫”也是豪侠的两个特征，“义气”或许更重要些。武松说过：“凭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鲁智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更是家常便饭。金圣叹曾笔飞墨舞地赞叹说：“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那种仇必雪、恩必偿、言必信、行必果、仗义疏财、打抱不平的人生态度，能带给读者心理上的愉悦。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白话长篇小说。施耐庵揣摩说话人的口气进行创作，与《三国演义》半文半白的语言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表现在叙述上，以明快、风趣见长，常带有评书的诙谐；表现在描写上，以生动、准确见长，显示出精细的观察力和卓越的表现力；表现在人物语言上，以充分的个性化见长，在小说史上只有《红楼梦》堪与它比美。

《水浒传》细腻的写实品格也与粗线条的《三国演义》形成对照。《三国演义》曾提到张飞的“燕颔”，即李商隐《骄儿》诗说的“或谑张飞胡”的“胡”，指颌下下垂的肉。但小说中具体涉及张飞的情节，却没有一处曾利用他的这一外部特征构成喜剧情节。这表明，罗贯中写小

说时，已在很大程度上割断了说话艺术的传统。因为我们知道，甚至在唐代，民间讲说的三国故事就已将张飞的“胡”描摹得极为生动有趣，以致李商隐5岁的儿子在听了故事后也会“谑张飞胡”。比较起来，《水浒传》则洋溢着由细节的丰富和高度戏剧性所创造出的浓郁情趣。例如鲁智深，他最初出场时，“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竟入来，走进茶坊里。……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貉鬃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此后，小说即不断抓住他的“胖”、“大”的外形特征构成富于个性的情节。如“花和尚大闹桃花村”：“众人灯下打一看时，只见一个胖大和尚；赤条条不着一丝，骑翻大王在床面前打。”可见，其喜剧效果得益于作家对人物外形特征的活灵活现地刻画，被评价为“生动的写实”是无愧的。

《水浒传》最为突出的成就，无疑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其一，善于从发展中刻画人物。小说不仅合情合理地写出人物性格变化的原因，还能将人物性格的变化生动准确地展现出来。林冲是个著名的例证。林冲是颇能逆来顺受的：高衙内调戏他的妻子，他受“不怕官，只怕管”的观念支配，自行熄灭了胸中怒火。他被陷害刺配沧州，还打算“挣扎着回来”。在前往沧州途中，两个解差对他肆意折磨，他还是低声下气。直到最后，高俅派人火烧草料场，他不逃走就会被判死刑时，才下定决心上了梁山。当林冲成为造反人物后，作者不时失机地用撵走众庄客，他独自一人“快活吃酒”的细节向读者显示：此后的林冲不再是那个逆来顺受的人物。其二，善于描绘出人物之间的区别，即使是性格相近的人物，也能写得个性分明。比如林冲和杨志。他们社会地位较高，同属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但杨志走上造反之路，是他升官美梦彻底破灭的结果，其为人不值得称道；林冲虽然也怯于反抗，却少有逢迎拍马之举，能够较多地赢得同情。再如武松、鲁智深和李逵。三人都喜欢喝酒，但李逵不喝酒也像醉人，随时可能乱打一气；鲁智深醉了才任性胡为，不醉尚可；而武松即使醉了也是清醒的，“醉打蒋门神”几乎可视为其人生状态的象征。三人都勇力非凡，却是在不同的情势下显示出来的：武松被置于受到意外袭击的处境，如景阳冈遇虎；鲁智深是有板有眼的表演，如倒拔垂杨柳；李逵则是一味鲁莽，如与张顺的争斗。此等笔墨，异常精彩。



和

言



二

《水浒传》所描写的一群豪侠，用正统的眼光来看，无疑是一群“狂徒”、“异端”和“妖魔”。有趣的是，和《水浒传》有很深渊源的李贽，也被正统人士视为“狂徒”和“异端”。

李贽(1527—1602)，号卓吾，是明代后期以离经叛道著称的学者和哲学家。李贽的著作，名字起得就怪：《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明明白白地表示，我这些书不容于当代，只能被焚被禁，只能藏之名山，给后人看。

李贽从事讲学著述，中心议题是抨击道学，反对礼教，最终被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入狱，自刎而死。他被目为“妖”，水浒好汉又恰恰是从伏魔殿出走的一群“妖魔”，两者气质多少有点相像，难怪他那么迷恋《水浒传》了。

他对《水浒传》一类通俗文学极力抬举。李贽曾说：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焚书·童心说》）

李贽认为不应以各体文学产生的时代先后来评定文学的价值，即使是《水浒传》这样的俗文学作品，也足以与先秦两汉的诗文相提并论。这在当时算得上有勇气的见解。明人周晖《金陵琐事》记载，李贽还说过：“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对《水浒传》的推重可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叙》称《水浒传》的主题是彰显水浒英雄的忠义之心。他强调：“《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愤什么呢？愤的是“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不公正的用人局面。他说“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而宋江更是“忠义之烈”。李贽得出结论说，《水浒传》是一部君主和重臣必读的“发愤”之作：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心腹，乌乎在?在水浒。此传之所为发愤矣。

李贽借堂堂“忠义”之名来为水浒英雄的造反行为辩护，认为他们之所以上梁山，责任在于“有国者”、“宰相”、“兵部”、“督府”没有合理地使用这些“大贤”。李贽的同情完全是在一百零八个好汉这一边。就这一点而言，他确实是了不起的。但也不必讳言，李贽的批评带有明显的“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特点，是借题发挥，表达他个人的牢骚。因而他所作的概括带有浓郁的主观色彩，而不大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他说水浒一百零八人皆忠义之徒，就纯属自逞己意。

后世欣赏《水浒传》的人，不少人就用了李贽的观点为这一部书辩护。

李贽曾经评点《水浒传》，《焚书·与焦弱侯书》说：“古今至人遗书抄写批点得甚多……千难万难舍不肯遽死者，亦只为不忍此数种书耳……《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几部书让他舍不得与人间告别，可见其魅力。与李贽有极深交往的作家袁中道说，万历壬辰(1592年)夏天，他拜访李贽时，见到李贽正让弟子常志抄写《水浒传》，逐字批点。(《游居柿录》卷九)

明代万历年间容与堂的百回刻本，上面的评点署名李贽，每回的评论前都有“李贽曰”、“李和尚曰”、“李秃翁曰”、“李生曰”、“李卓吾曰”、“卓吾老子曰”等字样，文字的语气狂傲不驯，颇像李贽。其主要倾向是赞扬梁山好汉的豪侠精神，宣扬反理学、反道学的观点。我们不妨摘录几则：

李和尚曰：“如今世上都是瞎子，再无一个有眼的，看人只是皮相。如鲁和尚，却是个活佛，倒叫他不似出家人模样。请问似出家人模样的，毕竟济得恁事?模样要他做恁?假道学之所以可恶、可恨、可杀、可剐，正为恁似圣人模样耳。”(第六回)

李生曰：“凡言词修饰、礼数闲熟的，心肝倒是强盗。如李大哥，虽是卤莽，不知礼数，却是情真意实，生死可托。所以孔夫子



附
言



曰：巧言令色，鲜矣仁。”（第三十八回）

容与堂本的评论，与李贽《忠义水浒传叙》强调“忠义”精神不同，着力赞扬一种率性而为、直道而行的作风。这种评论，或许更接近《水浒传》的本意。

一般认为，容与堂本的评点，出自李贽之手的可能性很大。另有一种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那是万历年间袁无涯、杨定见等人刊刻的，上面的评点，也说是李贽所作。但是后人基本否定了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可能是因为李贽名气太大，假托他的评点，书就好卖一些，所以不少书商都来挂羊头，卖狗肉。

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那就是明末人叶昼。容与堂本的评点，有人认为实出叶昼手笔。我们且不管其间的著作权纠纷，只看看叶昼是何等人物。清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记载：

叶文通，名昼，无锡人。多读书，有才情。留心二氏（作者注：指佛、道）学，故为诡异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隐。或自称锦翁，或自称叶五叶，或称叶不夜；最后名梁无知，谓梁溪（作者注：指无锡）无人知之也。当温陵（作者注：指李贽）《焚》《藏书》盛行时，坊间种种借温陵之名以行者，如……《水浒传》、《琵琶》、《拜月》诸评，皆出文通手。

据说叶昼是个酒徒，嗜酒如命，稿费一到手，就拿去换酒喝。有人要他的书稿，只好等他喝足了酒，来了精神，下笔千言，一气呵成。这样一个人物来评点《水浒传》，并非没有可能，而且，如果由他来评点，大概的确会像现在看到的容本那样吧。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容与堂刊行的百回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是现存最完整的百回繁本，比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和其他种种“全传”本（一百二十回本），都更加接近施耐庵原作的面貌。这一版本的价值为学术界所公认。

陈文新 王同舟
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目录

目
录

300

引 首	001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004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012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029
第四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039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053
第六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罐寺	063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073
第八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082
第九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089
第十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099
第十一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107
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116
第十三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123
第十四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131
第十五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139
第十六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148
第十七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159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170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180

第二十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190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199
第二十二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212
第二十三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221
第二十四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230
第二十五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253
第二十六回	郓哥大闹授官厅	武松斗杀西门庆	261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273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281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289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296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306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316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329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339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350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361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371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382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394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409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418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431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身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441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454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466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庄	480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490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501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509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用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520

目
录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529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540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550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563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573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582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592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602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612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622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632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644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658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668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	677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685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693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703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713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721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729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	739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749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759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谤徽宗	769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776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787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796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804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813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赚萧让	826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836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848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858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868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879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887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894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905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渡燕青射雁	914
第九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926
第九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936
第九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945
第九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955
第九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965
第九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976
第九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985
第九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995
第九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1007
第一百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1022
校后记			1035

引首



引

首



词曰：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
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扰乱春秋。
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数，图形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
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木，
恐伤弓远之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诗曰：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
书万里旧江山。寻常巷陌成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人乐太平
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话说这八句诗，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个名儒，◎未必。姓邵，讳尧夫，道号康节先生所作。为叹五代残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时朝属梁，暮属晋，正谓是：“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后来感的天道循环，向甲马营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来。这朝圣人出世，红光满天，异香经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那天子扫清寰宇，荡静中原，

国号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头，四百年开基帝主。因此上邵尧夫先生赞道：“一旦云开复见天。”正如教百姓再见天日之面。

不则这个先生吟赞，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是个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风云气色。一日骑驴下山，向那华阴道中正行之间，听得路上客人传说：“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那陈抟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撇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正应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自庚申年间受禅，开基即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自此定矣。传位与御弟太宗即位，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传位与真宗皇帝。真宗又传位与仁宗皇帝，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①降生之时，昼夜啼哭不止。朝廷给出黄榜，召人医治。感动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化作一老叟，前来揭了黄榜，能治太子啼哭。看榜官员引至殿下，朝见真宗天子。圣旨教进内苑，看视太子。那老叟直至宫中，抱着太子，耳边低低说了八个字，太子便不啼哭。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见化一阵清风而去。耳边道八个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宫中两座星辰下来，辅佐这朝天子。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这两个贤臣，出来辅佐。

这朝皇帝，庙号仁宗天子。在位四十二年，改了九个年号。自天圣元年癸亥登基，至天圣九年，那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这九年谓之一登。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这九年亦是丰富，谓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这九年田禾大熟，谓之三登。一连三九二十七年，号为三登之世。那时百姓受了些快乐。谁想道乐极悲生，嘉祐三年上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将来。

且说东京城里城外，军民无其大半。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济局方，自出俸资合药，救治万民，那里医治得住，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议，都向待漏院中聚会，伺候早朝，奏闻天子。专要祈祷，禳谢瘟疫。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

^①原本作“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传位与太子即位。这朝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

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有诗为证：

诗曰：

万姓熙熙化育中，三登之世乐无穷。岂知礼乐笙镛治，变作兵戈剑戟丛。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



引首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诗曰：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袞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但见：

祥云迷凤阁，瑞气罩龙楼。含烟御柳拂旌旗，带露宫花迎剑戟。天香影里，玉簪朱履聚丹墀；仙乐声中，绣袄锦衣扶御驾。珍珠帘卷，黄金殿上现金舆；凤尾扇开，白玉阶前停宝辇。隐隐净鞭三下响，层层文武两班齐。

当有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只见班部丛中，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师瘟疫盛行，民不聊生，伤损军民多矣。伏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祈禳天灾，救济万民。”天子听奏，急敕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圣主。不料其年瘟疫转盛，仁宗天子闻知，龙体不安，复会百官，众皆计议。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启奏。天子看时，乃是参